

●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

现实主义

达米安·格兰特著 周发祥译

现 实 主 义

达米安·格兰特 著
周 发 祥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1989年3月北京

·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

现 实 主 义

达米安·格兰特 著

周 发 祥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3.5·字数 65,000

1989年3月第1版·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0,000

ISBN 7-80000-131-6/I.116

定价:1.60 元

译者前言

无论就哪门学科来说，术语都是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我们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先搞清楚每一理论体系中的文学术语的特定的涵义。

有些术语，一条定义或一则简短说明即可清晰勾画其面目；另外一些则不然，它们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常常感到需要一本导论性质的入门书，作为通向深入研究的桥梁。

英国梅休因公司出版的“批评术语”(Critical Idioms)丛书，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撰写的。它们有如下共同特点：一、撰稿人多是西方知名学者，写的又是关于西方文学的论题，因此阐述得比较全面，比较透彻。二、撰写人还广泛援引古今权威的意见，使立论更为客观，更为公允。三、这些小册子虽篇幅不长，但容量很大。四、作为入门书，它们还附有一些精选的参考书目，便于读者按图索骥。

这套丛书的内容包罗很广，有流派、体裁、风格、修辞等几大类。我们想陆续译出来，推荐给读者朋友。鉴

于文学流派地位重要,初步在这方面选译了八种,它们是: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书中对每一流派的起源、发展、鼎盛直至消亡的历史,以种种角度分别作了梳理,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关于流派(以及艺术门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作了细致的甄别与解剖。读过之后,令人有登高望远之感。

我们深信,这项工作一定很有意义,但由于是初次尝试,也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衷心希望朋友们予以批评指正。

译者于 1988 年 6 月 15 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一、导言	1
二、认真的现实主义	27
三、觉悟的现实主义	59
四、结论	80
附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注释	94
附二：参考书目	99

一、导 言

1

如果象亨利·詹姆斯所说,“小说即使处于正确意见的劝导之下,也依然是文学形式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最为奇异的一种”^①,那么人们讨论小说时频频求助的“现实主义”一词,肯定就是批评术语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最为奇异的一种了。不过,詹姆斯所褒扬的性质虽然扩大了一种文学形式的可能性,但是更倾向限制一种批评术语的可能性;而且“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由于明显不能以内容、形式或者质的方面的任何描述加以限制,又具有难以控制的弹性,当然也是使多数人觉得缺它无妨的奇物。

这个术语长期以来变动不居,它那种难以遏止的吸收修饰语以提供辅助语意的倾向,对此作出了极其清楚的说明。喜欢探奇揽胜的读者如果没有遇见下列术语,千万不要贸然深入文学批评的险境。——它们

^① 参见亨利·詹姆斯(1843—1916)《小说的艺术》(1934),第326页。

按字母顺序排列,因为其间很难说存在着依从关系: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持续现实主义(durational realism)、动态现实主义(dynamic realism)、外在现实主义(external realism)、怪诞现实主义(fantastic realism)、规范现实主义(formal realism)、理想现实主义(ideal realism)、下层现实主义(infra—realism)、反讽现实主义(ironic realism)、战争现实主义(militant realism)、朴素现实主义(naïve realism)、民族现实主义(national realism)、自然主义现实主义(naturalist realism)、客观现实主义(objective realism)、乐观现实主义(optimistic realism)、悲观现实主义(pessimistic realism)、造型现实主义(plastic reatism)、诗歌现实主义(poetic realism)、心理现实主义(psychological realism)、日常现实主义(quotidian realism)、传奇现实主义(romamtic realism)、讽刺现实主义(satiric realism)、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主观现实主义(subjective realism)、超主观现实主义(super—subjective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visionary realism)。其中有很多散见于乔治·J·贝克尔(George J. Becker)所编论现实主义的文献;其余来自现代的文学批评。韦姆塞特和布鲁克斯^①在《文学批评简史》一书中创用“低级现实主义”、“高级现实主义”和“单调现实主义”三个级别。瓦尔特·拉舍尔(Walter Lacher)的专著《当代小说里的现实主义》更是接连为

① 韦姆塞特(W. K. Wimsatt, 1907—1975)和布鲁克斯(C. Brooks, 1906—),均为美国新批评派学者。——译注

现实主义分类,有所谓夏托布里昂^①的“田园现实主义”、杜阿梅尔^②的“唯灵论现实主义”、普鲁斯特^③的“自我内心深处的现实主义”,甚至还有于勒·罗曼^④的“大都会现实主义”。

因此,人们可能会赞同贝克尔那种适度的建议:“下一步无论出现什么事,如果都给它起个新名字,别再叫它‘现实主义’或‘某某现实主义’,将来我们谈论起来就会容易些。”^⑤人们也可能会赞同实际批评家的意见:有人提醒我们,“现实主义是个声名狼藉的靠不住的概念”^⑥;也有人说(语吻里也许包含着不耐烦),“我不想陷入为‘现实主义’下定义的泥淖”^⑦,他只是尽可能妥善地使用它,任其在批评文章里自生意义;还有人就哈罗德·品特^⑧宣称,“所有关于现实主义或想入非非、自然主义或矫揉造作的问题,都变得毫不相

① 夏托布里昂(Alphonse de Chateaubriand, 1877—1951),法国小说家。——译注

② 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 1884—1966),法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译注

③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小说家、诗人。——译注

④ 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 1885—1972),法国诗人、小说家。——译注

⑤ 《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文献》(普林斯顿,1963),第37页。

⑥ 马克·金基德威克斯(Mark Kinkeadweekes)和伊恩·格雷戈尔(Ian Gregor)《威廉·戈尔丁批评研究》(伦敦,1967),第121页。

⑦ W·J·哈维(W. J. Harvey)《乔治·艾略特的艺术》(伦敦,1961),第50—51页。

⑧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 1930—),美国剧作家。——译注

干,事实上都变得全然失去了意义。”^① 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Stromberg)对这一理论上的怀疑态度予以认可,他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必须以其历史内容来界定。这些术语是那些时代某种文化现象的速记,只有通过那些现象的研究才能把握。”^②

事实上,本文所论的这个术语是失职的,学者们已经表明对它的举止失去了信任,或者把它递解出境(如上文所列举的例子),或者牢靠地枷上引号再将其释放。奥尔特加·伊·加塞特^③明确地表示,他原则上采取后一种办法:“我现在不能讨论这一缠夹不清的术语,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上引号使用它,以表示对它的怀疑。”^④

2

如果人们期望真正分清现实主义那些难以识别的相近而又交叉的意义,就必须承认追溯哲学家的必要性。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在其著作《批评的概念》论述现实主义的一文中,故意避开了他所谓的“有关艺术同现实关系的整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实际上

① 约翰·拉塞尔·泰勒(John Russell Taylor)《愤怒及其后》(伦敦,1969),第358页。

②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纽约,1968),第xix页。

③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译注

④ 《艺术的非人性化》,第102页。

提供了一份历史的说明。如上所述，罗兰·斯特龙伯格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这样做的弊端是：人们得不到关于这一术语运用的批评观点，也看不到宁要这一种不要另一种而筛选出来的（更严格地说是互相区别的）意义；人们需要得到某种基本的倾向性（不管它是如何简单），以便梳理这些语意的变化。

“现实主义”是从哲学借来的批评术语。由于在早时的论战中失了血，它来的时候很虚弱；究竟它的哪种意义遭到了挑战、哪种意义得到了促进呢？这必须分清敌对双方才能确定。要想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现实主义”一来为不同的大哲学家服务而被弄得晕头转向，二来它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是忠贞不贰，唯命是从的。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它得到广泛流传时，它所结交的伙伴是积极进取的“唯物主义”，以致使自己现在的性格还保留着难以根除的影响，但它最初是为“唯心主义”服务的，并且被用来描述经院的教义，即一般概念（正义、善等等）有真实的存在，独立于从中发现这些概念的具体事物。在反对概念论（认为一般概念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和唯名论（全然否定一般概念的存在，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名称而已）时，这一点得到了强调。甚至在这个阶段，它也有了修饰语。“极端现实主义”和“缓和现实主义”即指明了现实主义不同的侧重。

正是在产生托马斯·李德^①常识学派的十八世

① 托马斯·李德(Thomas Reid, 1710—1796)，英国哲学家，常识学派（即苏格兰学派）的创始人。——译注

纪，现实主义在哲学中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将对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产生决定去从的吸引力，至少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这个学派宣称：知觉的客体就是客体，它在察觉万物的思想之外有真实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反对各种唯心主义时得到了发展。朴素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者，一方面遵照“‘自然现实主义’的苏格兰传统”，一方面抵制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所说的十九世纪的主要思想倾向——“倾向得出事物和关于事物的事实因其存在和性质均依赖思想活动的结论”^①——无不宣称这个术语指的是关于不受思想活动支配的、外在而又实际的存在的观念(其指涉的内容越来越精细。)

现实主义曾经分别效忠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但两种态度冷热不均)，似乎忘记了对于现实本身应负的职责。原因是，在现代人的头脑里现实的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膨胀。这也是我们讨论时感到棘手的根由。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注意到，“如果不认为现实当然如此”就不再有可能运用现实主义方法。——而这恰恰是当今的艺术家所不能承认的：“他们使现实本身产生了疑问”。^②华兹华斯至少曾在理论上准备把现实视为当然，正象他写《抒情歌谣集》序言时明显运用这一准则那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柯尔律治根据玄学谨慎地摒弃了华兹华斯的一些术语，尤其责备他“在运用

① 《哲学一百年》(企鹅版，哈蒙兹沃斯，1968)，第279、174页。

② 乔治·贝克尔《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文献》，第589页。

‘现实’这个术语时含糊其辞”(《文学传记》第17章)。今天在我们看来,如果运用名词“现实”或形容词“现实的”,似乎就根本不可能避免“含糊其辞”的指责。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①实际上就在谨慎地运用“现实”一词,正如奥尔特加运用“现实主义”那样。他在《罗丽塔》后记中说,它是“不加引号就毫无意谓的少数几个词之一”^②。伯纳德·伯冈齐(Bernard Bergonzi)在最近举办的专题讨论笔会上争辩说,我们现在不能象托尔斯泰那样写作,“因为我们缺乏关于现实的常识。我们带着各式各样的相对论的意识结构的枷锁。我们不能象托尔斯泰那样确信有一种‘出自那里’的现实。”^③

哲学家们将对这种靠不住的立足点嗤之以鼻。一般认为,当今哲学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把提供有关现实的知识作为它的首要职责,而是满足于集中力量恪尽第二位的职责——考察知识的可能性。哲学退缩到了认识论那里。新现实主义者E·B·霍尔特(E. B. Holt)说,“至于现实是什么,我对此没有多大兴趣。”^④于是现实的概念发现自身被弃如废垒,如果诗人、小说家和其他较次要的作家愿意,就可以在此扮演它的卫兵。

① 纳巴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俄裔美籍小说家。——译注

② 《罗丽塔》(科基版, 伦敦, 1967), 第329页。

③ 帕克·霍南(Park Honan)关于“现实主义、现实和小说”专题讨论的报导, 载于《小说》第2卷(1969), 第200页。

④ 帕斯莫尔《哲学一百年》, 第263页。

他们当然愿意！这一点是令人信服的，哲学家也许不高兴承认。因为人们也广泛认为，正是有创造力的作家而非专业哲学家，在二十世纪做了大量的哲学思考；至少那是一种“回到人事和人心”的思考。现代作家仿佛以本能指导着关于现实的系统批评——通过密切相关的想象力和觉识（表面看来哲学家已不具备），“他们使现实本身产生了疑问”。现实被视为必然要获得的某种东西，不仅仅被视为当然如此；而且获得现实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决不允许这一概念固定不变，也就是说决不允许这一术语提供一个约定俗成的意义模式。

人们虽然这样说，但也承认一些作家还是朝向这一概念的某种稳定性而进行写作，另外一些作家则求新求变。艾略特、乔伊斯和劳伦斯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描述现实中的不同意向。艾略特写剧本时笃信基督教，这无疑是他笔下的人物在发现现实的过程中显示出有向心意趣的原因。《大教堂凶杀案》里的贝克特，一心一意地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即通过真诚的自知之明完成动机的净化；这种努力是与坦普特的冷言冷语相抵触的：

一切都变得缺少真实，人们从非现实走向非现实。

贝克特意识到“人类不能忍受非常多的现实”（这句话在《四个四重奏》里一再重复）。他决定正视他这个自

我，也使别人正视它。^① 在《鸡尾酒会》的开场，爱德华·张伯伦面对妻子离他而去的事实，明白了他的“反应过了时”，意识到他“必须查明她是谁，我是谁”，并且，“她总是强加于他的那种责任的/非现实”向他暴露后，他终于开始重新调整了。同剧中的彼得·奎尔普说他遇见西莉亚是“我的第一次现实经验”，西莉亚本人也声称，她凭着所发生的事终于弄明白了她的处境的现实。《全家重聚》开场时，哈里·蒙琴西反对家人的保护措施，他虽然害怕现实（“最现实的东西是我所害怕的东西”），但仍然坚持超越他们有限的眼光去追求它（“你们称为规范的东西/仅仅是不现实、不重要的东西”）；他自己感到可怕的罪行，“现实得使你们的话改变不了”。不过，根据他后来对阿加莎说的话（“没有发生的事情跟发生过的事情同样真实”）来看，建立“某种现实”明显存在着困难。无论这种努力多么普通，无论努力寻求中心目标到了何等地步，这毕竟只是正在被寻求的自我这个中心。

现实必不可免地浸染着主观色彩，因而也呈现出了不确定的状态，这在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被有力地戏剧化了。作者追踪斯蒂芬·德迪勒斯对不同层次的现实不断发展的觉识，从童稚之心所感知的简单现实，到自由想象所触及的解放了的现实。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连续扩大的过程，因为斯蒂芬“被吸引去遭遇现实”；他眼前总有某种新的觉察，引导他走向那

① 《艾略特剧作集》（伦敦，1962），下同。

个对他来说作为现实基础的核心意识。斯蒂芬毫不含糊地说,他要“飞越”那些个人、宗教和国家设置的“罗网”,它们会限制他探索现实;“我要第一百万次去面对经验的现实,在我灵魂的洪炉里锻造我的种族迄今未曾创造出来的认真心理。”^① 在劳伦斯身上,我们看到了如此划分现实的逻辑上必然产生的结局。他笔下的这个术语极其灵活,因为它被用来描述人物意识的转变,用在关键之处,但用得反复无常。劳伦斯在《虹》中、后来又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写厄秀拉·布兰文时,这一点特别明显。对于厄秀拉来说,现实就存在于她自己兴奋起来的意识之中。因此,当未来做教师的念头萦绕在她脑际时,她坐在桌旁的父亲就变得不象她的幻想那么现实。^② 在伊尔基斯顿的教室里,证明是一种“难受的、冷冰冰的现实”,一种“受到限制的现实”,但就是这种令人不快状况,这种“僵板的现实”,使这里更加真实,因为这里比其他地方引起了她更多的反应,例如,她的家庭就不然,已退缩为“较次要的现实”。小说后面所写她与斯克莱本斯基发生性关系的经历,把她带到了现实的新层次,这层次仍然优于其他层次:“他们本身就是现实,外面的一切都是他们的贡物……。他们独自居住在这现实世界里,其余的人都生活在较低等的范畴。”不过,即使这种状况那时也不是“确定”的

①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企鹅版;哈蒙兹沃斯,1968),第159、203、253页。

② 《虹》(企鹅版;哈蒙兹沃斯,1968),下同。

现实,因为她高兴这样想,就依然可以撤销它。现实随着她在“不停地变化”;她很快抛弃了斯克莱本斯基以后,便断定他对自己来说“从未变成最后的现实”,“她暂时创造了他”。

按照这种用法,现实不仅栖于思想之中,而且由于受心情和那种任性的思想的支配,随着意识活动的程度而呈现或大或小的变化。现实即是“暂时”。这一现实观绝对会被极端的主观见解弄得七零八散;象劳伦斯的这种用法(其为极端的例子,但不无典型性),严重侵害了这个术语在论文中的稳定地位。显然,在此没有哲学家和理论家可走的路。现实在思想前面奔跑:

现实好似一只木筏,荷载着
激怒了的头脑的一切努力
去围划它的边界。或似一条鱼
吞噬了其他种种生命,
然后饮干自己赖以游泳的海洋。

分析事理的思想家一定不想超过它,宁愿跟着真实的缓慢脚步向前走。

3

对于彼拉多^①的问题“真实是什么?”哲学不仅有

① 彼拉多(Pontius Pilatus),公元一世纪任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他判处了耶稣死刑。——译注